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最近新加坡那邊同學，要求講《太上感應篇》。我實在抽不出時間，所以就利用早晨，這半小時的談話，預計大概三個月可以講完。到此地來，大家要求講《了凡四訓》大意。這個機緣都非常之難得，是很好的事情。這兩種書都是講業因果報的理論與事實真相，這個道理很深，事相非常複雜，就像羅網一樣，這個因果牽連著，是密密麻麻的，非常微細。

不但是六道眾生，墮落在這個裡面，四聖法界也沒有辦法擺脫。而諸佛菩薩、古大德說，這個禪宗裡面大家所謂是，了解野狐禪。那是一個修行人，而且是一個講經說法的大德，說錯了一句話，就墮五百世野狐身。有人向他請教，說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？大修行人是明心見性的人，法身大士，他還落不落因果？這個講經的法師告訴他，「不落因果」。這一句話說錯了，所以墮在畜生道，墮在狐狸，作五百世的狐狸。五百世這狐狸有修行，牠也能變成一個人身，百丈大師講經說法，牠變一個老頭，老人，頭髮鬍鬚都白了，在百丈禪師座下聽經，也聽了很久。百丈大師知道，知道牠不是人，但是一般人不曉得。牠向百丈法師請教，百丈法師說：可以，明天上堂講經說法的時候，你把你從前問的那個問題再提出來。到第二天上堂，這個老人在座下，向百丈大師提出問題，牠說：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百丈大師改一個字，「不昧因果」；不是不落因果，一字之差。牠到第二天就往生，脫離狐狸身。

所以一個字，說錯一個字的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。這就說明了，諸佛如來有沒有因果？不能說有，也不能說沒有，說有、說沒有都是錯誤的。不昧因果，「不昧」是什麼？對於因果的道理、事

實真相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叫不昧。所以他能夠隨類化身，隨機說法，與十法界眾生和光同塵。十法界眾生是在演戲，諸佛菩薩這些再來人，是來看戲的。所以他清楚、他明瞭，這些這麼深的道理，我們想在一生當中參透，不容易！為什麼不容易？我們的煩惱習氣不能斷。為什麼像百丈禪師這樣的人物就行？他明心見性了。諸位要曉得，明心見性的境界，至少他做了兩樁事情，分別沒有了，執著沒有了。於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不會有一絲毫的執著，也不會有一絲毫的分別，才能夠脫離六道、脫離十法界，證得一真法界。我們今天最困難的，難在哪裡？我們的分別執著放不下。說不分別，還分別不分別，又落在分別之中。說不執著了，執著不執著，總沒有辦法擺脫，這是凡夫的難處。

唐朝，那也是菩薩化身再來的，不是普通人。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有預記，我們現在講預言，說馬祖會下有兩個大菩薩，這是六祖跟他講的。六祖是第六代，馬祖道一和尚是第七代，他預記他的底下，將來有兩個徒弟是菩薩，菩薩化身再來的。一個是出家的，一個在家的。那個在家的是誰？龐居士。龐居士表演了一招，「好事不如無事」，無事不是不做事，不做事那就錯了。無事是心裡頭無事，心地乾淨，無論做什麼事情一塵不染；也就是決定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、沒有妄想。是心裡無事，我們這個身，才能夠為一切眾生服務，才能夠做真正的好事。心裡頭有事就不行了，你造多少善，那都是福報，六道裡面的福報，不是功德；如果心裡頭無事，做再小的善都是很大的功德。所以要緊的是心裡頭沒有事。不是說身沒有事，身沒有事你就不修福了，你雖然有慧，你沒有福報。

所以為一切眾生服務，菩薩，大乘菩薩講的，第一個布施，布施什麼？布施金錢，布施體力。體力是內財布施，那個功德比金錢布施大，金錢是外財，億萬外財比不上自己親身用勞力來布施。勞

力是內財，超過外財；外財是身外之物。用自己的體力，這個道場很多義工，他們用自己的勞力，來服務、來布施，超過外財。你這個有錢的人家，到寺廟裡一布施幾百萬，他的錢太多了，那幾百萬算什麼；那個布施不如在道場裡，天天作義工的人，比不上！做義工是內財布施，他們做不到。所以他們是身外財力，那個功德小，再多都小，所以內財布施功德大。《華嚴經》上講得很多，佔很大的篇幅。

可是到法身大士，就不是講布施了，講供養。普賢菩薩沒有講布施，「廣修供養」。供養跟布施，實在講是一樁事情，心不一樣。供養是孝順心，布施不是孝順心，供養是孝順心，這個非常非常難得。所以大乘菩薩用布施，普賢菩薩是用供養。普賢是代表法身大士，《華嚴經》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都是普賢菩薩，都是修普賢行，普賢是用孝順心。真誠心、清淨心、平等心、孝順心，那是修普賢行。那個功德是圓滿的，普賢行的功德是圓滿的。事情再小，你布施財，布施一塊錢，那個功德是稱性的，跟虛空法界一樣大；因為什麼？你心圓滿。你對常住做一點點小事情，掃個地、抹個桌子，功德都盡虛空遍法界。為什麼？孝順心，這是最難得的。《了凡四訓》我們還沒講到，這幾天也會略略的說一說。修的是小福小事，得的果報是無量無邊。如果心地不清淨，為我自己，為我家庭，為我這個小道場，你布施供養再多、再大，布施億萬財富，所得的福報很小。這裡頭的道理，我們凡夫怎麼會知道？凡夫只看外表，外表都看不清楚，怎麼能觀察到事實真相。

出家人遠離一切名聞利養，所以世尊當年在世，接受大眾的供養，只是一鉢飯而已。三衣一鉢，決定不接受錢財的。社會福利的事業，在家同修們去做的，這種福、這種功德，在家弟子們去修。接受財供養，出家人接受財供養，這是後來的事情。實在說歷史並

不很長，末法時期才有。像法、正法的時候都沒有，末法時期才出現這個現象，所以佛法衰了。有錢就會起貪心，就會有妄想，就會有患得患失，所以錢財決定不是個好東西。我們明瞭有些在家同修，有多餘的財富，想修點福，不知道怎麼修法，所以我們接受供養，代他修福。我在台灣成立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就是本著這個宗旨。

而修福怎麼做？我學印光大師；印光大師一生，就做一樁事情，印經布施。他的信徒很多，德望很高，所以供養的數量太多了，他老人家一分錢沒用，把這些錢辦了一個弘化社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，佛經流通處。我們「佛陀教育基金會」，跟那個性質完全相同，全部拿去印經布施，我學印光法師。至於救災救難，我們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面看到，都是從印經那個錢裡面，抽一部分出來去做救災救急。我們才曉得，他老人家一生做一樁事情，救災那個錢，從印經款子裡頭拿出來的，這是祖師菩薩示現的。我們曉得，他老人家是西方世界大勢至菩薩再來的。大勢至菩薩在末法時期，給我們做個榜樣，接受供養要這種方式，要這種作法。可是做事情也不是那麼容易，時代不一樣，環境不一樣，方法要有變通。能夠通權達變，這個功德才能做得成功，才能做得圓滿。只有一個很單純的目的，利益一切眾生。

基金會成立之後，做事情的人很多，我們把目的告訴他，宗旨告訴他，因果的道理說明白了，個人的因果。我們在新加坡，還看到一位法師，我一生當中最敬佩的，談禪法師，福建人。這個法師你去看他，你看不出他的長處，穿得很簡單，吃飯一個菜，喝水喝自來水，過最低生活的水平。他每天工作，賣香、賣蠟燭，在城隍廟擺一個攤子，賣香、賣蠟燭、賣紙錢，一塊、兩塊收入。燒香的人很多，拜城隍廟的人很多，所以我看他的收入也很可觀。他在大

陸上，幫助大陸上的佛法，捐款都是美金幾十萬、幾百萬的捐。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時候，跟他沒見過面。我在舊金山大覺蓮社講經，大覺蓮社那個道場，當時買下來是美金七十萬，談禪法師捐了四十萬。到新加坡之後，我才見到原來是這麼樣一個人，那真是窮苦和尚，苦行僧。我們去看他，把我們當作貴賓看待，用什麼招待？買一杯礦泉水，這是他招待貴賓的，他自己打開自來水龍頭，喝自來水，那是個活菩薩。捐出去的錢過不過問？絕不過問。你怎樣花是你的因果；他就交代了，我給你，我的因果，你怎麼用，你背因果責任，與我毫不相關。你做得好是你的功德，你做得不好將來你會墮落，他的心清淨，一塵不染。在福建建一個寺廟，我沒去看過，他捐美金捐了一百多萬，為佛法、為眾生。菩薩示現的，教給出家人應當怎麼樣去作法。

這些人都是深明因果之人，了解業因果報、事實真相，在末法時期做種種示現。一般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來，所以我在講經的場合當中，時時提起，讓大家注意到。你們到那個地方，到新加坡，有緣去參訪、去親近，真善知識。所以佛在經典裡面，教我們親近明師，那個明是光明之明，不是知名度高的。知名度高的不見得有用處，不見得是真的。我們做一點好事，捐一點錢，還要報紙宣揚，還要大家鼓掌，完了，你的福報，給人家鼓幾下就鼓光了，為什麼？立刻就報掉了。所以要曉得，好事，我們中國古人常講積陰德，陰是沒有人知道，你那個好事是真的，果報在後頭。惡怎麼樣？惡要大家都知道，為什麼？每個人罵你一聲，你的罪就消掉了，果報就報掉了。惡事要隱藏起來不讓人知道，那個惡是愈積愈厚，好事情馬上就讓人表揚，統統報光了。你最後所受的果報，只有惡沒有善，所有做的善，善都被人鼓掌鼓掉了。

昨天我們參加這邊的破土典禮，我旁邊心定法師，人家提到我

捐錢的事，他就叫我，我就跟他講不是好事，丟死人了。這麼一點點小事，何足以掛齒，還要人家鼓掌，一鼓就完全完蛋了，我們怎麼能做這種傻事？我上一次送這個錢給他，如果我要知道，他在第二天報紙上宣揚，我說我一分錢不給他，決定不能夠這樣做的，這不是一樁好事情，也不足以為社會做榜樣。給社會做榜樣，要什麼榜樣？積陰德，做好事不要讓人知道，這個後頭有真實的果報。做惡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，每個人罵你幾句，指責你幾句，我們報就報掉了，不會再受果報了。所以惡要揚，要表揚出去，善不要讓人知道，古聖先賢的教誨很有道理。我們要細細的去思惟，要細心去體會，自己才知道，怎樣斷惡修善，怎樣積功累德，怎樣自求多福。以這個迴向求生淨土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！所以要做真實的功德，要做真正的好事，好，時間到了，我就講到此地。